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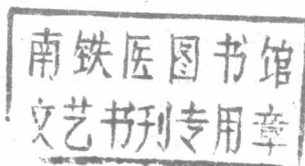
王朔侃大山

百花文艺出版社

I267/W14

I267
W14

王朔侃



ZL140255

百花文艺出版社

0191

〔津〕新登字(90)002号

王朔侃大山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静海胶印一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6.5 字数 127,000字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7-5306-0890-8/I·803

定价 3.95元

目 录

侃痞子.....	(1)
侃人生	(21)
侃社会	(34)
侃文学	(88)
侃吹捧	(98)
侃女人.....	(110)
侃男人.....	(122)
侃爱情.....	(128)
侃婚姻.....	(140)
侃诙谐.....	(159)

设计图样规范
李田专设计艺术

侃痞子

你爸是个痞子。

可你爷学坏全是为了你，让你以我爸为镜子，长大到社会上谁是坏人一眼就能认出来。

可怜天下父母心哪！

我走进一个暮色朦胧的公园，想在湖边的椅子上找个位置，处处都坐满了一对对情人，旁若无人地接吻。我在一对情人面前站下，严肃地看他们，他们接着吻反感地瞪我；我继续一动不动地凝视他们，这时可怜的情人实在无法保持冷静，松开嘴，忿忿地起身走了。我走过去占据了他们的位置。

“我从小吧，就特羡慕革命烈士，江姐啊，赵一曼呵，当然还有洪常青。打心眼里敬佩他们，你不知道我看《红岩》《红色娘子军》时哭成什么样儿。特别是他们就义时，那音乐、那火光，回回我都热血沸腾，至今刑场上的阵阵枪声还回荡在我心头。我恨我生在新社会，没机会跟反动派英勇斗争，没机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流血牺牲，喊着“为了新中国——冲呵！粉身碎骨。我想法特过时吧？让您见笑了吧？是，我这人是有点老派。现在有我这热情的人不多了，年轻人都想着怎么发财。”

“我特别理解您，我也是打那时候过来的，满脑子英雄壮举，至今看见坏人行凶想跑就是迈不开步，冲上去就后悔。”

“您是文人吧？”马青问一个白化病般雪白的人儿。

“不不，我就是一骚客。串点晚会词儿呵写点骂人的小品文呵给报纸纠正点错字连带不署名地在广告末尾斩钉截铁一句。”

“我知道您是谁了，您是那‘一句师’！”

“谁？我是谁？”小白人不解。

“是谁不重要，关键是你可得好。”马青又道。

“不好，比那俩仲马俩托尔斯泰差远啦。”

“我不同意你这观点，那四位加起来，您不留神就跟他们打一平手。”

“您这么说就太过了，我是个什么东西我自己还是了解一二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那是您自暴自弃。您想呵，那四位写了多少字，才给群众留下个印象。您呢，一句话就像传甚广。怎么比呢？搞过创作的人都知道，写长容易写短难。”

你爸学坏可全是为了你，让你以你爸为镜长大到社会上谁是坏人一眼就能认出来——可怜天下父母心。

“别回家了，和老婆在一起多枯燥，你就整宿地和哥儿们神‘砍’没准还能‘砍’晕个把眼睛水汪汪的女学生就象当初‘砍’晕我一样卑鄙的东西！你说你是什么鸟变的？人家有酒瘾棋瘾大烟瘾，什么瘾都说得过去，没听说象你这样有‘砍’瘾的，往哪儿一坐就屁股沉眼儿发光，抽水马桶似的一拉就哗哗喷水，也不管认识不认识听过没听过，早知道有这特长，中苏谈判请你去得了。外头跟个八哥似的，回家见我就没词儿，跟你多说一句话就烦。”

设计图到越南
幸福年代设计艺术

我和方方开着车在大街上兜风，看到路边有漂亮姑娘就把车靠过去嬉皮笑脸地搭讪，挨了白眼便咯咯大笑，在后面挖苦奚落人家一番。

有时我们自己在饭店里敞开了玩，游泳、洗桑拿、打保龄球，甚至在外汇商店买进口巧克力和洋酒，都用朋友的卡买单。

朋友被闹得直求我们：“你们饶了我吧。”

“不饶！”我们振振有词地说，“凭什么就你一人过得好呵？皇上还有三门穷亲戚呢。你要那么多钱干嘛——干嘛？”

“唉，”朋友叹口气，“有上两个离了婚的朋友顶上一个小队的日本兵了。”

我翻身上马，立于马上缓缓巡视，作统帅壮。俄倾，将掌往前一推，叫了一声：“部队跟上。”纵马疾驰。

马一跑起来，我才感到头晕，脚踝处也被铁蹬磨得生疼。我强撑着跑了一圈，经过站在树荫下的女人们面前还嘶哑地喊了一句“为了斯大林！”心里却为不知如何勒马停住暗暗着急。

我虚心诚恳地说，“确实不地道，亲者痛仇者快，朝秦慕楚朝王幕回朝花夕拾，连我也觉得特没劲。这也就是我自个，换别人这样儿我早急了，要不怎么说正人先正己上梁不正下梁歪，我本人这样儿怎么还能再严格要求你像个正人君子。”

“咳，这算什么事？没拿就没拿，拿了又怎么啦？用得着这么没情绪么？你还怕这个？按你这性格，别说冤你偷了药，就是说你偷了人，你也应该满不在乎。”

“别哭了石静。等我不好，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么？从小就窝囊，受欺负有什么委屈只好忍着。街上的人一个比一个恶，我敢跟谁狠去？也就敢欺负欺负你，你再不让……”

“得啦得啦，”吴姗笑着说！“明明自己的不是却把全体人民饶上，你这都是什么逻辑？”

石静也破涕为笑：“吴姗你不知道，这个就这德性，从来不认错，千载难逢检讨一回还得找出各种客观原因，最后把自己弄得跟受害者似的。”

……我不喜欢晴朗的早晨，看到成千上万的人兴冲冲地去上班、上学，我就感到形孤影单。白天我没什么事可干，也没什么人等我，我的朋友们都在睡觉。

“这就叫‘套瓷’吧。”女孩说：“下边你该说自己是哪个学校的，我们两校挨得如何近，没准天天都能碰见……”、

“你看我象学生吗？”我说：“我是劳改释放犯，现在还靠敲

诈勒索为生。”

我目瞪口呆，尽管竭力想克制自己，可血液还是一齐涌上来，脸红得近乎紫涨。

“你真是堪称炉儿纯青了，脸红得多么及时，恰到好处。练这一手要很长时间吧？一般小无赖可真不行。”

“可这太危险了，早晚有一天会被人抓住，犯法的人干到最后没有逃脱的。”

“那是你的错觉。抓住了，大家都知道了，天网恢恢，恶有恶报。没抓住的人谁也不知道他干过什么，以为他一辈子奉公守法。只要干得小心点，艺术点。”

报纸的报道是大量，广泛的，在一份销路很广的刊物封面上我看到于晶的整幅剧照，以致我很有些惊奇，怎么我从没注意到。我动手撕那幅剧照时，有昨日明星之感。

我把图书管员叫过来，对他说：“这个杂志的封面不知叫谁撕了。”

……“我不想连累你，我想高尚一点，我现在是个又穷又瘸的人。”

“别说蠢话了。”我说，“你就是真锯了那条腿，我也不在乎。”

“你要是沦落成我这样，我就在乎。”

“那可能，因为你总要情不自禁地表现一下卑劣。”

……大家聊起近日全城各处发生的斗殴，谁被叉了，谁被剁了，谁不仗义，而谁又在斗殴中威风八面，奋勇无敌。这些话题是我们永远感兴趣的，那些称霸一方的豪强好汉则是我们私下敬慕和畏服的，如同人们现在崇拜那些流行歌星。我的全体最大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剁了声名最显赫的强人取而代之。

……为了显示我的不凡，我还经常吹嘘自己和我的那伙狐朋狗友干的荒唐事。我把别人干的很多事都安在自己头上，经过夸大和渲染娓娓道出，以博得她解颐一笑。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已经是那么个和我年龄不相称的胆大妄为的强盗，她竟从不以惊愕为我喝彩。要知道这些事在十年后也曾令所有的正派人震惊。

我要不想被人当作只知听话按大人的吩咐行事的好孩子，就必须显示出标志着成熟的成年男子的能力：在格斗中表现勇猛和对异性有不可抗拒的感召力。必要的话，只得弄虚作假。

……燕生把话筒给我，“李白玲找你。”

“喂，”我接过话筒，“你好，干什么呢？”

“上班，你呢？”

“没事。”

“下午出去吗？”

“不出去。”

“那我去找你。”

“来吧。慢，你中午就来吧，一起吃饭。”我冲燕生挤挤眼，“这儿有一个班的伪军想你。”

“你是第一次来这儿吗？”她忽而转向我问。

“嗯。”

“看上挺老实的。”她对张燕生、徐光清说，“跟你们不一样。”

“老实屁！”张燕生说，“数他坏，整个一个阶级敌人，全是装的。”

“……咱们多少年了，从小就一块偷幼儿园的向日葵从楼上往过路的身上吐痰。”

“美好的童年。”我微笑说。

我和几个没舞伴的朋友结伙满场找单身姑娘搭讪，见一个袅娜些的就说：“你太不讲理了。”若那姑娘回头看，我们就接着说：“你长成这样还让不让我们这种相貌的人活了？”一般姑娘听到这么漂亮的恭维很少有动容的，特别是那些其实长得并不醒目的姑娘，格外含羞带笑，如果再跟上一句：“我也豁出去高攀一回。”十个有十个立马起身扑过来，随你带她到哪个柜台杳晃去，怎么下套怎么钻。我们转了一圈，颇有斩获，大伙儿全找到了称心如意的舞伴。

“算了算了，别把人打坏了还得咱掏钱再把他修好。”

“不是，你看他那样，他申请坏一回。走咱找一没人的地方，别伤着无辜群众。你会游泳吗？会咱到湖边上。哪儿不经打先声明，经打肉厚的地方都指给我。”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谁要找没人的地方？”

“我看看这是谁，谁口气这么大？就你呀你也像铁打的？上湖边上湖里都行。”

“对不起对不起，我们这同志有病喝多点平时不这样，各

位别跟他一般见识回去我们教育他。”

“……你说的话里有几句是真的？你是不是也属于说完就完了，完了就忘了？”

“差不多吧。十句话里有七八句是虚的。头一两句有时候是真的，有时候也保不齐。”

“任何人任何时间地点都这样么？”

“任何人任何时间地点。”

“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是说真话咯牙还是说假话顺嘴？”

“顺嘴，也不是说真话咯牙是没真话可说。有什么可说的？真话又何必要说？另外也是习惯，说起来刹不住车，头两句真话说完了假话就滔滔不绝，不说热闹了别扭。”

“你过去是什么样儿？”

“据说，从种种迹象看，我过去是一个很有些无情的匪徒。”

“你有那么精彩吗？我看不出来。”

“是呵，经过这么多年，我看上去是很普通了。”

“跟我讲讲你过去的事，那人真是你杀的？”

“我不愿讲过去的事，那些事过去就让它过去吧，我很满

意目前的生活。人总不能一辈子疯疯颠颠，年轻的时候该闯该打可以闹些事情也算痛快过，上了年纪就安安静静地修身养性颐养长年了。”

“这话听着倒像是饱经沧桑的人说的。”

“我是饱经沧桑。想当年，我们一群朋友从部队刚复员，那真是风华正茂，精力正旺盛，不想干的事，没不敢干的事，那才叫国家主人呢。想爱就爱，想祸害就祸害，谁也拦不住。也就是没赶上好时候，落草为寇了，退几十年，哥儿几个也割据了……

“……那会儿我可不像现在，受了气也就忍了；挨了耳光还得冲人笑显得宽厚不计较。那会儿，喊，一个眼神不对，菜刀就上去了。没客气；哥们儿犯着了，该急该拼也照样儿。”

……他说他是作家，语调低沉有半音阶，面目矜持有儒者风。他说他写过《春之眼》《铃之闪》和《活动变人形》毫无愧色心地坦然眼中流露谦逊之光。我说久仰！书我都看过不但看过，还编过其中一本。你胖了也长个了连眼镜片也薄了，是我没认出你，还是你换了砂型。他扬着脸从容地说是你没认出我，那个当了官的是假的，真人比他要胖像我这样。他始终不笑，谈学运谈流放谈写作，虽不失云山雾罩却也有板有眼。我简直被他感动了。我从没见过这么硬吹硬侃被戳穿了仍不改弦更张，这非得有点不屈不挠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二杆

子作风。

“你不在这儿住吗？”我问李江云。

“我自己有家。”李江云笑着看着我。“我又没干过什么亏心事需要抛家别业地躲藏。”

“一起住多热闹。”我热心地向她描绘，“亲亲热热那才像个过日子的样儿，一个人多冷清。”

“我还不知道，”李江云瞅着我，“我还不知道你是个具有传统美德的人。”

“我是传统。”我抱着玩具熊站起来。我一向同现代派格格不入，我比较烦他们。”

“那你干嘛不娶个姑娘，结婚生子，吃着馒头踏踏实实过你的传统日子。”

“我想这样来着，可没机会。年轻的时候，谁都够不着，好容易碰见你了你又没点乐意的表示，苦呵。”

“真无赖。”李江云笑，“我倒想看看凭别人胡说能把我怎么样——这个队伍谁当家？”

“这个队伍是你当家，可是皇军要当你的家。真的，我在那儿住一阵子吧。没别的意思，就是躲躲，早晚咱们还能交流交流思想，谈谈人生、世界。”

“饶了我吧。”李江云笑着闭闭眼，“你还真不能在我那儿住，也没别的意思，不安全。你想我一个单身女人，左邻右舍还不盯贼似地盯着我？万一有人报告说我收留了一个流浪儿，我受连累倒是小事，岂不把你小命送了我多不忍。”

……我笑着说：“反正我总不会一人跑到什么悬崖边去读书去沉思鸟瞰大地，我好像还不是那种特哲学特使命的人。”

“你不是，你即便是到了悬崖边也不是为了救人类而是要冲下撒尿。”

“你说的也太不堪了，不过，方言倒总是和群众在一起，像鱼儿离不开水。”

“这话得这么说，方言总是和女群众在一起，像鱼离不开水。”

“像我这人。”我笑着说，“那么说，我也同意我那七天如果真是去哪儿，那就去了一个女人那里。”

“可能。”许逊笑着说，“能拴住你七天不露面的我看也只有女人，就像要拴住一条狗光用链子它还老叫，上蹿下跳，还得有根骨头它才吭声。”

“那会儿追我的女的是不是特多？你帮我想想，哪个追我逗的最厉，扛着铺盖卷要跟我归堆儿。”

“没见过这号的。光见你扛着铺盖卷大街上站着东瞅西瞅没人搭理你。”